

悦读经典·名家名译

基督山伯爵 读本

〔法〕大仲马 著 周克希 译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悦读经典·名家名译

基督山伯爵_{读本}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法〕大仲马 著 周克希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督山伯爵: 读本 / (法) 大仲马著; 周克希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5

(悦读经典 名著名译)

ISBN 978-7-5399-9960-9

I. ①基… II. ①大…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0483 号

书 名	基督山伯爵: 读本
著 者	(法) 大仲马
译 者	周克希
策 划	黄孝阳
责任编辑	孙 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6.625
字 数	41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960-9
定 价	3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返航马赛	/ 1
第二章	父与子	/ 9
第三章	订婚宴	/ 15
第四章	王室代理检察官	/ 24
第五章	审讯	/ 33
第六章	伊夫堡	/ 42
第七章	订婚之夜	/ 52
第八章	诺瓦蒂埃先生	/ 57
第九章	百日王朝	/ 65

第十章	伊夫堡的坟场	/ 72
第十一章	蒂布朗岛	/ 77
第十二章	基督山岛	/ 87
第十三章	陌生人	/ 92
第十四章	加尔桥客栈	/ 95
第十五章	往事	/ 107
第十六章	监狱档案	/ 119
第十七章	莫雷尔公司	/ 125
第十八章	九月五日	/ 136
第十九章	午餐	/ 145
第二十章	引荐	/ 153
第二十一章	贝尔图乔先生	/ 166
第二十二章	奥特伊别墅	/ 170
第二十三章	无限贷款	/ 181
第二十四章	灰斑马	/ 191
第二十五章	意识形态	/ 201
第二十六章	莫雷尔一家	/ 205
第二十七章	皮拉姆斯和西斯贝	/ 211
第二十八章	毒物学	/ 216
第二十九章	《恶魔罗贝尔》	/ 231
第三十章	多头和空头	/ 242

第三十一章	卡瓦尔坎蒂父子	/ 253
第三十二章	晚宴	/ 273
第三十三章	乞丐	/ 287
第三十四章	婚姻计划	/ 295
第三十五章	侦查	/ 303
第三十六章	舞会	/ 313
第三十七章	德·圣梅朗夫人	/ 322
第三十八章	会议纪要	/ 332
第三十九章	约阿尼纳专讯	/ 342
第四十章	柠檬水	/ 359
第四十一章	撬锁夜盗	/ 371
第四十二章	博尚	/ 386
第四十三章	决斗	/ 393
第四十四章	母与子	/ 408
第四十五章	自杀	/ 415
第四十六章	瓦朗蒂娜	/ 423
第四十七章	吐露真情	/ 426
第四十八章	婚约	/ 434
第四十九章	幻影	/ 441
第五十章	蝗虫	/ 448
第五十一章	瓦朗蒂娜	/ 454

第五十二章	马克西米利安	/ 460
第五十三章	唐格拉尔的签字	/ 470
第五十四章	拉雪兹神甫公墓	/ 478
第五十五章	法官	/ 486
第五十六章	开庭	/ 494
第五十七章	赎罪祭礼	/ 502
第五十八章	宽恕	/ 509
第五十九章	十月五日	/ 514

第一章 返航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圣母瞭望塔值班员发出信号，示意有船进港。法老号抵达士麦那^①后，途经特里雅斯特^②、那不勒斯^③返航了。

这艘三桅大船顺利地穿越卡拉萨雷涅岛和雅罗斯岛间因火山爆发形成的海峡，绕过波梅格岛^④前行。这艘三桅船张满中桅的主帆、船首的三角帆和船尾后帆，渐渐驶近港口，但行驶极为缓慢，看似有气无力。岸上看热闹的人都觉着有些不对劲儿，纷纷揣测船上出了什么意外。不过行家一眼便能看出，即使发生意外，也不在船本身；大船行进平稳，全无操纵失灵迹象：铁锚徐徐放下，船首斜桁脱离支索，船已驶进马赛港狭窄的入口。有个年轻水手站在领港员身边，机敏地注意着大船的每一个动作，准确地复述着领港员的每一个指令。

一种莫名的不安，在圣让堡平台的人群中弥散开来。其中一人按捺不住，等不及大船进港，便跳上一艘小艇。小艇向法老号划去，在大船驶近雷瑟夫湾时靠了上去。

年轻水手见小艇驶近，便离开领港员，脱下帽子拿在手里，迎前几步在船舷上俯下身去。

他看去还不到二十岁，身材颀长，黑眼睛，黑头发：那种沉毅的神情，是

① 士麦那：土耳其西部港口城市，伊兹密尔的旧称。

② 特里雅斯特：一译的里雅斯特。意大利东部港口城市，濒临亚得里亚海。

③ 那不勒斯：意大利西部港口城市，濒临第勒尼安海。

④ 波梅格岛：地中海中靠近法国海岸的一个小岛。

从小惯于同风浪搏斗的人所特有的。

“嗨！是你呀，唐戴斯，”小艇上的人大声说，“出事了吗，船上怎么死气沉沉的？”

“是出事了，莫雷尔先生！”年轻人答道，“出了不幸的事，我非常难过。在奇维塔-韦基亚^①附近，我们失去了可敬的勒克莱尔船长。”

“货呢？”船主急切地问。

“货没事，完好无损，莫雷尔先生，这您可以放心。但是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

“他出了什么事？”船主问道，看得出他松了一口气，“这位好船长到底怎么了？”

“他死了。”

“掉进海里了？”

“不是，先生；他是得脑膜炎死的，临终前很痛苦。我们按规矩为他海葬，让他平躺在一张吊床上，包裹严实，两头各系一只三十六磅重的铁球，在埃尔吉利奥岛^②附近葬入大海。我们带回了他的荣誉十字勋章和长剑，准备交给遗孀。他和英国人打了十年仗，”年轻人露出一丝苦笑说，“到头来总算还能和普通人一样死在床上。”

“唉！没办法的，埃德蒙，”船主说话间，神情已颇为自若，“人总要死的，年长的总得让位给年轻的，要不然就没有升迁的机会喽；刚才你说船上的货……”

“完好无损，莫雷尔先生，您放心。这一趟来回要是您只估两万五法郎盈利，我看就估低喽。”

这时他见船已驶过圆塔，便大声发令：

“准备收主桅帆、三角帆和后帆！”

命令执行之迅速，如同在战舰上一般。

“下帆，收帆！”

① 奇维塔-韦基亚：意大利西部港口城市，位于那波利至厄尔巴岛航线的中途。

② 埃尔吉利奥岛：意大利托斯卡纳群岛一多山的火成岩岛屿，濒临第勒尼安海。

霎时间，所有的帆都降落下来，大船凭着惯性，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地往前滑行。

“您请上船来吧，莫雷尔先生，”唐戴斯说，他知道船主已经等急了，“从船舱出来的那位，是给您管账的唐格拉尔先生，他会把详细情况告诉您的。船马上就要下锚了，船上挂丧的事我也得去关照一下。”

船主二话没说，抓住唐戴斯抛过来的绳索，以水手般矫捷的身手攀上船侧的舷梯。唐戴斯站回大副的位置，让那个名叫唐格拉尔的人去跟船主交谈，这时他正向船主走来。

此人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年纪，脸色阴沉，一副谄上欺下的嘴脸。管账的身份本就不讨人喜欢，他的作为更让水手们看不顺眼，大家对他的厌恶和对埃德蒙·唐戴斯的喜爱，形成了鲜明对比。

“莫雷尔先生，”唐格拉尔说，“您已经知道那件不幸的事了，是吗？”

“是啊，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他是个正直的好人！”

“更是一名出色的船长，一辈子都生活在蓝天大海之间。以莫雷尔父子公司这样的声誉，只有他才适合担当船长的重任。”唐格拉尔说。

“可依我看，”船主注视着正在指挥下锚的唐戴斯说，“船长不一定得像您说的那么老，唐格拉尔，你看唐戴斯，他干得挺出色，我们不用为他担心了吧。”

“对，”唐格拉尔向唐戴斯瞥了一眼说，眼中闪过仇恨的光芒，“对，他年轻，所以无所顾忌。船长刚死，他也不征求一下别人的意见，就发号施令起来；而且他没有直接返回马赛，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时间。”

“作为大副，顶替船长是他的职责，”船主说，“至于在厄尔巴岛耽搁一天半，那是他的错——除非这条船出了毛病需要修理。”

“这条船像我的身体一样棒，我敢说也像您的身体一样棒，莫雷尔先生。在厄尔巴岛耽搁这一天半，纯属恣意任性，他只是想到岸上去玩玩罢了。”

“唐戴斯，”船主转身对那年轻人说，“你过来一下。”

“对不起，先生，”唐戴斯说，“请稍等片刻。”

说完，他对水手下令：

“下锚!”

铁锚即刻落下,铁链哗啦啦地向下滑。虽说有领港员在场,唐戴斯仍然恪尽职守,亲眼看着操作完成,然后大声说:

“下半旗,舰旗打结、帆桁放斜致哀!”

“您瞧瞧,”唐格拉尔说,“我没说错吧,他已经自以为是船长了。”

“事实上他已经是了。”船主说。

“您和您的合伙人可还没签字认可呢,莫雷尔先生。”

“哦!有什么理由不认可呢?”船主说,“他还年轻,这我很清楚,但我看他做事尽心尽力,航海经验也相当丰富。”

唐格拉尔的额头掠过一道阴霾。

“对不起,莫雷尔先生,”唐戴斯走近说道,“船已经下好锚了,我听候您的吩咐。”

唐格拉尔往后退了一步。

“我想问一下你在厄尔巴岛耽搁的原因。”

“原因我并不清楚,先生;这是勒克莱尔船长的最后一项嘱托,他临终前给我一包东西,让我转交贝特朗元帅^①。”

“你见到他了?”

“见到了。”

莫雷尔向四周张望一下,把唐戴斯拉到一边。

“皇上好吗?”他急切地问。

“我看上去觉得他挺好的。”

“你见到皇上了?”

“我在元帅房里时,他走了进来。”

“你和他说话了?”

“是他和我说话了,先生。”唐戴斯笑着说。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① 贝特朗(1773—1844):伯爵,元帅,拿破仑一世的亲信。1815至1821年间随拿破仑流放厄尔巴岛和圣赫勒拿岛。

“他问了船的情况，什么时候启程回马赛，从哪儿来，装些什么货。我猜想，倘若船舱是空的，我又是船主的话，他可能有意把船买下来；我对他说，我是大副，这船属莫雷尔父子公司所有。‘噢！噢！’他说，‘我熟悉这家公司。莫雷尔家族世代相传，都是当船主的；那年我在瓦朗斯驻防时，有一位莫雷尔和我在同一个团里服役。’”

“对呀，对呀！”船主喜不自禁地大声说，“那是波利卡尔·莫雷尔，我的叔叔，后来当了上尉。唐戴斯，日后你对我的叔叔说，皇上还念着他，你准会看见这个老兵感动得流泪。好了，”他亲热地拍拍年轻人的肩膀，“唐戴斯，你遵照勒克莱尔船长的嘱咐在厄尔巴岛逗留，做得好；不过，要是有人知道你曾把一包东西交给元帅，还同皇上交谈过，你怕是会受牵连的啊。”

“先生，我怎么会受牵连呢？”唐戴斯说，“我根本不知道带的是什么东西，皇上问我的那些问题，他见了别人也会那么问的。噢，对不起，检疫站和海关的人来了，我可以过去一下吗？”

“当然可以，亲爱的唐戴斯。”

年轻人离开了；等他走远之后，唐格拉尔又凑上前来。

“怎么样！”他问道，“看来他有充足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费拉约港^①停泊啰？”

“理由非常充足，唐格拉尔先生。”

“那就好，”唐格拉尔说，“看到一个同事没有尽职，心里总不好受啊。”

“唐戴斯很尽职，”船主说，“这事不用再说了，是勒克莱尔船长命令他在岛上逗留的。”

“说起船长，他没把船长的信转交给您吗？”

“交给我？没有呀！有一封信吗？”

“我想，除了那包东西，勒克莱尔船长还托付他转交一封信。”

“你说的是一包什么东西，唐格拉尔？”

“就是唐戴斯留在费拉约港的那包东西。”

“你怎么知道他有一包东西留在费拉约港？”

^① 费拉约港：意大利厄尔巴岛上的港口城市。

唐格拉尔脸红了。

“那天，”他说，“我经过船长的房门口，门半开着，我看见他把一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唐戴斯。”

“唐戴斯没提起过这事，”船主说，“假如有这封信，他会转交给我的。”

唐格拉尔想了想。

“既然如此，莫雷尔先生，”他说，“我想请您别对唐戴斯提起这件事，也许是我弄错了。”

这时，年轻人回来了；唐格拉尔走开去。

“怎么样，唐戴斯，事情都办完了吗？”船主问。

“是的，先生。”

“进港没什么麻烦吧？”

“没有。我交给海关人员一份货物清单，又把其他证件交给了货栈派来的人，他是和领港员一起上船的。”

“那么，你可以来和我们一起用晚餐了？”

“请原谅，莫雷尔先生，很抱歉，我得去看父亲。不过，有幸得到您的邀请，实在非常感激。”

“没错，唐戴斯。我知道你是个好儿子。”

“嗯……”唐戴斯迟疑了一下，问道，“您知道家父身体好吗？”

“我想挺好吧，亲爱的埃德蒙，虽说我好久没见着他了。”

“是呀，他成天把自己关在那个房间里。”

“这至少说明你不在时他不缺什么。”

“家父自尊心很强，先生，哪怕他一无所有，我想他除了天主也不会向任何人伸手要什么的。”

“那好，你见过父亲之后再来找我吧。”

“再次请您原谅，莫雷尔先生；见过家父之后，我还得去看一个人，那对我是同样重要的。”

“喔，对了，唐戴斯；瞧我差点给忘了，在加泰罗尼亚人的村子里，还有个人在等你，正跟你父亲一样心焦地盼着你去：她就是美丽的梅塞苔丝吧。”

唐戴斯笑了笑。

“好了，亲爱的埃德蒙，”船主说，“我不留你啦；我的事你办得很出色，现在也该让你痛痛快快办自己的事啦。钱够用吗？”

“够了，先生！我已经拿过这次航行的酬金，将近三个月的工钱。”

“你真是个本分规矩的小伙子，埃德蒙。”

“您知道，我有个穷苦的父亲，莫雷尔先生。”

“对，我知道你是个孝顺儿子。那么去看令尊吧；我也有个儿子，如果他在海上待了三个月，有人还拦住不让他见我，我也会怨恨那家伙的。”

“那我可以走了？”年轻人欠了欠身问道。

“勒克莱尔船长临终前，没让你把一封信转交给我吗？”

“当时他已经提不起笔了，先生；不过，我倒想起来了，我还得向您请半个月假。”

“去结婚？”

“先结婚，再去巴黎一趟。”

“行！你想请多长时间假都行，唐戴斯；船上卸货要六个星期，三个月之内，我们不会再出海……不过，过了这三个月，你可得在这儿噢。”船长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说，“法老号启航不能没有船长呀。”

“不能没有船长！”唐戴斯眼中闪烁着欣喜的光芒大声说，“您可得当真哦，先生，因为您恰好提到了我内心最隐秘的愿望。您真要任命我当法老号的船长？”

“假如我一个人说了算，唐戴斯，我就会向你伸出手来说：‘一言为定。’可是我还有个合伙人，您知道意大利有句谚语：‘Che a compagne a padrone.’^①但至少事情已经成了一半，两票你已经有了。我会尽力而为，让你得到另一票。”

“莫雷尔先生，”年轻人眼里含着热泪，紧紧抓住船主的双手大声说，“莫雷尔先生，我代表家父和梅塞苔丝感谢您。”

“好啊，好啊，埃德蒙，好人自有天主保佑。快去看你父亲和梅塞苔丝

^① 意大利文：“有了个合伙人，就有了个主人。”

吧，过后再回来找我。”

“我把您送上岸吧？”

“不必了；我还要和唐格拉尔结账呢。这次出航你对他满意吗？”

“这要看指哪个方面了，先生。如果问他是不是一个好伙伴，我说不是，我们有过一次口角，而后我又一时冲动，向他提议在基督山岛^①上岸十分钟做个了断，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我想打那以后，他就很讨厌我。如果您是问他作为会计表现如何，我想他是无可指责的，您对他的工作会满意的。”

“那你说说看，唐戴斯，”船主说，“如果你是法老号的船长，你愿意留下唐格拉尔吗？”

“无论我当船长还是大副，莫雷尔先生，”唐戴斯回答，“我都会尊重船主所信任的人。”

“好，唐戴斯，你确实是个好小伙子，我不再拖住你啦，去吧，我看得出你已经待不住了。”

年轻人跳上小艇，到船尾坐下，吩咐水手向卡讷比耶尔大道划去。两名水手立即弯腰划桨。一艘艘海船停泊在从海港入口处到奥尔良码头的通道两侧，形成一条狭窄的河道，中间挤满数不胜数的小艇和划子。他们的小艇以最快的速度穿行于船阵之中。

船主刚转过脸，便看见唐格拉尔站在身后，乍一看似乎在等他吩咐，其实也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年轻人远去。

虽说是看同一个人，两人的眼神却迥然不同。

^① 基督山岛(l'île de Monte-Cristo)：厄尔巴岛南面的一个小岛。地图册上一般音译为蒙特克里斯托岛。

第二章 父与子

我们先撇下被仇恨精灵撩拨得妒火中烧的唐格拉尔，让他兀自在船主的耳边嚼舌头，说同事的坏话。且说唐戴斯在卡纳比耶尔大道走到头，来到诺埃伊街，然后走进梅朗巷左边的一座小楼，沿着阴暗的楼梯一口气跑上六楼，停在半掩的房门跟前。从门缝里一眼便看得到房间那头的墙壁。

唐戴斯的父亲就住在这间小屋里。

老人还不知道法老号返航的消息。他站在一张椅子上，颤巍巍地把攀援而上的铁线莲和旱金莲跟栅栏缚在一起。蓦然间，他觉得自己被人拦腰抱住，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喊道：

“爸爸，我的好爸爸！”

老人惊叫一声，转过身子；看见眼前真是儿子，他脸色发白，浑身哆嗦，险些从椅子上栽下来。

年轻人扶住老人，对他说：“别太激动，爸爸！是我，是我呀！大家常说快乐是不伤身体的，所以我悄悄地进来了。好了！对我笑一笑吧。我回来了，我们要过开心日子了。”

“那敢情好，孩子！”老人说，“可我们怎么个开心法呢？你再也不离开我了吗？”

“愿天主宽恕我，”年轻人说，“我把幸福建筑在另一家人的丧事上了！天主知道我并没祈求过这样的幸福，但是幸福既然来了，我也做不出悲哀的样子。爸爸，可敬的勒克莱尔船长死了，靠莫雷尔先生的举荐，我很可能

接替他的职位。你明白吗，爸爸？我二十岁就能当船长了！薪金有一百金路易^①，还可以分红！像我这样的穷水手，简直连想也不敢这么想呀！”

“是的，孩子，”老人说，“这真是开心事儿。”

“我要把挣来的第一笔钱为你盖一幢小房子，让你在花园里种上你的铁线莲，早金莲，还有忍冬……哎，你怎么啦，爸爸，你不舒服吗？”

“不用急，我没事。”老人这么说着，身子却瘫倒下去。

“你怎么啦？爸爸，”年轻人说，“喝杯酒提提神。酒放哪儿啦？”

“不用，别找了……”老人说，“没有酒了。”

“什么？没有酒了！”唐戴斯的脸色也变白了，他看看老人瘦削苍白的脸颊，又看看空无一物的柜子，“没有酒了！难道你没有钱了，爸爸？”

“你回来了，我就什么都有了。”老人说。

“可我，”唐戴斯擦着额头淌下的冷汗说，“我三个月前临走时，给你留下了两百法郎呀。”

“是的，埃德蒙，是留下了；可你忘了还欠邻居卡德鲁斯一笔小小的债；他向我提起，说如果我不能为你还债，他就要去莫雷尔先生家让他还了。你知道，我担心会影响你……”

“可是，”唐戴斯大声说，“我欠了卡德鲁斯一百四十法郎哪！”

“没错，”老人讷讷地说。

“你从那两百法郎里拿出来还他了？”

老人点点头。

“你就靠六十法郎过了三个月？”年轻人低声地说。

“瞧！”老人微笑着说，“现在你回来了，就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对，我回来了，爸爸，”年轻人说，“我回来了，带回了希望，还带回了一些钱。拿着，爸爸，”他说，“快拿着。”

说着他把口袋里的钱倒在桌子上，总共有十来枚金币，五六枚五法郎面值的埃居^②和一些零星硬币。

① 金路易：法国旧金币。一个金路易相当于二十法郎。

② 埃居：法国十三世纪以来铸造的多种金币或银币。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代，一个埃居约合五法郎银币。